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朱子語類卷九十六

程子之書二

遺書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方〇第三卷

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端蒙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

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説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僩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此亦只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且隨自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至於至善處此亦且是如初學言如龜山却是恁地初間只管道是且隨力量恁

地更不理會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賀孫

學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汩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端蒙

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端蒙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

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静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

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温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温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䔽

敬而無失問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
端蒙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虚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
李徳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竊謂凡事

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

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

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

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卿

心要在腔殼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胷中膠擾

敬以窮理德明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

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

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德明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滚做甚麽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賀孫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可學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僩録云敬便易行也不敬便

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勿正是勿望氣之生義集則氣自然生我只集義不要等待氣之生若等待便辛若便去助氣使他長了氣不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旺謂已剛毅無所

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淳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們說得闊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上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德明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

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賀孫

問程子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

中(㝢録作便可為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淳○㝢同)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

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

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孫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蜚卿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驤

厚之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可學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端蒙

主一兼動静而言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

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賀孫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去偽

用之問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

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禮三四箇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賀孫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

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别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夫道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静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端蒙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别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淳録云皆

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凡讀書則看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言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言剛卻是仁柔卻是義又論語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各隨本文意看自不相礙 寓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泳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 銖

無適之謂一無適是箇不走作且如在這裏坐只在這

裏坐莫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别處去聖人説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弈豈是好事與其營營膠擾不若但將此心放在博弈上驤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主一無適之義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

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道夫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

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道夫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可學

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季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目

無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見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你去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却何嘗教你去手持足履上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是已發便屬喜見箇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或作一似閑如

何謂之已發○僩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纊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畧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與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淳○義剛同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

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

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飜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飜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

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没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懽悅賀孫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麽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

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别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淳

問前日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其彼時一 闕 言句了及退而思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

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静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静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淳

正淳問静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方子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静字伊川曰謂之静則可静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静中有物者

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説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説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説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文蔚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端蒙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去偽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

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輩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説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

懼意又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

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賀孫

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 燾

問以心使心如何曰平使之令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恐有誤字○可學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

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端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内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卿端蒙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説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

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便是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廣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

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説此稍詳有人眼病甞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寓

第五卷

問前輩説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

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胡泳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廣

問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饑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

蓋天只教我饑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淳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淳〇第六卷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

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淳○寓録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第七卷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僩○第八卷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

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

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楊雄不曾說到此後

世論治皆欠此一意淳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

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淳○第九卷

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方子

律是八分書是欠些些教化處必大

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閎祖○第十卷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爲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爲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死不問子糾正不正可學

厚之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

嫌異學可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内無義以方外呂

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内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内底

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内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

夫晚年亦學禪節○第十三卷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内曰他有箇覺察可謂敬以直

内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

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

是幹

問顔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顔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是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又曰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焉而已難曉伯羽○第十四卷

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當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

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説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様氣象不同伯羽

問孟子露其才葢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淳

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

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甞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别則父子親父子有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葢甞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踈處蜚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説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

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道夫問如他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但某嘗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爲老子說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先知得他爲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

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爲孤聖道絶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説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謄出來説許話耳道夫

問諸葛亮有儒者氣象如何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曰此却不是又問孔明何故不能一天下曰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

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燀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

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誤）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個如此他資才甚髙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壓捺說或笑似

太公家教 淳

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可學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今時非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謂即孝弟便可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

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問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爲一事横渠以爲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二先生說須逐箇看問季路問鬼神章先生意曰如此蓋幽明始終固無二理然既是人便與神自是各一箇道理既是生便與死各自一箇道理所以程先生云一而二二而一也

曰他已說出但人不去看有王𫟹者便罵學不躐等之說說只是一箇道理看來他却只見箇一字不見箇二字又有說判然是兩物底似又見箇二字不見箇一字且看孔子以未能對焉能說便是有次第了

夔孫

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耶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

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淳○道夫録云難言須是自家到那地位方看得要須見得那草與自家意思一般處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

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粗了 夔孫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饑殍食便不美者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

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必大

朱子語類卷九十六

朱子語類卷九十七

程子之書三

此卷係遺書中非入近思與四書等注者以類而從別為一卷文集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録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蓋卿録云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它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録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

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録是雜載只如閒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謙〇以下論語録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内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内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録之差曰固是緫

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叚文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放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録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它底

意思今遺書其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温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振

李端伯語録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方子）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録異同者曰侯氏之説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池録作楊）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説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賀孫）

張思叔語録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録語録

爲善方子

楊志仁問明道説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它描摸它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録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

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

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

子書乃其略也方

問欲取程氏遺書中緊要言語分爲門類作一處看庶得前後言語互相發明易於融會如何曰若編得也好只恐言仁處或說著義言性處或說著命難入類耳浩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尹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不迷其說也李通語○方

伊川說尹曰夫子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不知

數十年後人將謂我是何如人作說怪異模樣○又三錄中說且得它見得不錯已是好所以楊謝如此○方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罷之問程子語有何疑處曰此等恐録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也是切害如

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它日所見或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賀孫

記録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江行事有二處載一本云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薪者遥謂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去已遠矣一本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

言已忽不見矣某嘗謂前説不然葢風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聞邪孰若無心之説謂隱者既言則趍而辟之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況違之與拾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邪人傑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煖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

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康節詩有思入風雲變化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且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聖人垂訓如此則霹靂震死等事理之所有不可以爲無也謨○以下天地性理

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

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葢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閎祖

程氏遺書一段說日月處諸本皆云不如三焦說周回而行不曉其義後見一本云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乃傳寫之誤雉

十五卷必有無種之人生於海島十八卷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涪

州見村民化虎此數條皆記録者之誕曰以太極之旨而論氣化之事則厥初生民何種之有此言海島無人之處必有無種之人不足多怪也龍亦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說可疑或恐此人氣惡如虎它有所感名未足深較也謨

問遺書中有數段皆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

已不同曰同曰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獮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可學

伊川說海漚一段與横渠冰水說不爭多可學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它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録欲收此段伯恭以爲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

人止緣它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己理會又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它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它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曰西銘之意與物

同體體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見得意思是如此與物同體固是仁只便把與物同體做仁不得恁地只說得箇仁之軀殻須實見得方說得親切如一椀燈初不識之只見人說如何是燈光只恁地摶摸只是不親切只是便把光做燈不得賀孫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人傑

問一段說性命下却云見於事業之謂理理字不甚切

曰意謂理有善有惡但不甚安良久又曰上兩句正是天命之謂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謂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此是就事物上言亦無害可學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以爲不然養心只是養心又何必助如爲孝只是爲孝又何必以一事助之某看得來又不止此葢才養氣則其心便在氣上了此所以爲不可也廣

呂與叔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

其初亦疑之近春來方信心死在養氣上氣雖得其養却不是養心了方子

問呂與叔有養氣之説伊川有數處皆不予之養氣莫亦不妨只是認此爲道却不是曰然又問一處説及平日思慮如何曰此處正是微涉於道故正之可學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

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去偽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

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必大

仲思問遺書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

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

者後其難者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

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

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驤

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説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

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

致道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時舉

問和靖語錄中有兩段言仁一云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又云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先生曰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見如此問伊川何不以一二語告之曰未知其如何學可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

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偽在内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賀孫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安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端蒙

盡心之謂忠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諸事之謂信

問中孚之義先生引伊川蓋孚字從爪從子取鳥抱卵之義言

人心之所存者實有是物也　僩

問誠然後能敬未知誠須敬然後誠敬小誠大如何說曰必存此實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聖人與學者深淺自異　可學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　必大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文蔚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去炊飯殺其人之

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

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賀孫

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

善是那順底惡是反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

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

端蒙

問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箇元

底意思生便是繼如何分作兩截曰此亦先言其理

之統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當作無尤好笑

可學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

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體人傑

李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

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

傳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當

問天地設位一段明道云見劉質夫錄天地設位合道

論人神處

易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說如何曰明道說話自有

不論文義處可學

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可學）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已去體那道葢聖賢所説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它令此道爲我之有也如克已便是體道工夫（僩○以下爲學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説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它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

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淳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德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

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已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黙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

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内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内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説出来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

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已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至爲深切自衣錦尚

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知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

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逺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逺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知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

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其說高矣然夫子當時只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已蓋敬是常常存養底道理克己是私欲發時便與克除去兩不相妨孔子告顏子克己之論下面又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語在璘

問主敬不接視聽須得如此否曰葢有此様人如許渤之類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説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心必大錄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_㽦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别無所疑即是信_㽦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

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去僞

惟思爲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 升卿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祭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淳

上床斷不可思慮事爲思慮了没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著程子贈温公數珠只是令它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嵤

問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說不如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絜矩豈無事

上之恕可學

程子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積習本學者事到積習熟時即和禮亦不見矣必大

問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胥之易從義却好然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

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内脩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看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

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户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學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大雅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

常久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説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説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横渠有一段説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

了一生我牢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僩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節

問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一心而處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處之只是言盡吾心耳可學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云可以見得

浩然之氣先生云此只是無間斷之意看相關對語不斷文花便見得端蒙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淳○以下聖賢及先儒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

子事一一相類也銖○節錄云舜知象欲殺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殺己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類

問伊川曰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顔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去僞

問有顔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與說才誠處一段不同恐彼是說天資之才與此才别到得理明無不

可用是理明則天資之才不用曰然可學

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可學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爲定說却向空去了可學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

道不能爲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
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
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
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
日陸子靜力主以爲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
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
仁勇之類却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道夫
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

已前還有間斷否曰不然尋嘗未嘗不誠只是臨見

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去僞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

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

魏問横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

却堯學它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它動

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

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
些子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發
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萬當聖人
固不在說但顔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
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横渠只是硬
把捉故不安否曰它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
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

於暢潛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

問古不必驗一段曰此是說井田伊川高明必見得是無不可行然不如橫渠更驗過則行出去無窒礙大必古不必驗因橫渠欲買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學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

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任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楊

問伊川於陳乞封父母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

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却正過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析難而愧形於顔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巳意言之黎季成對

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爲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爲它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在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發處乃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隱方有羞惡也如根蒂相連_{盖卿}

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體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尹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而巳看它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公等讀書都不見這般意思僩

又舉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體先生問如何是理陰陽過未對曰下面三語便是理陰陽過○以下雜類

問程先生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曰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濶

踈了〈𦘕〉

魯叔問温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

具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道夫

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已感不須言物可學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爲之邪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淳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

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謨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為

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以下異端

遺書說老子言雜隂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友仁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存守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此則明道以持國之言爲然而

道家三住之說爲可取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言養氣亦是第二節事若是則持國當日之論容有未盡者或所記未詳如何曰二程夫子之爲教各因其人而隨事發明之故言之抑揚亦或不同學者於此等處必求其所以爲立言之意倘自爲窒塞則觸處有礙矣與持國所言自是于持國分上當如此說然猶卒歸於收放心至闢之以爲浮屠入定之說者是必嚴其辭以啟

廸後進使先入之初不惑乎異端之説云爾　謨

外書録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有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説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説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説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録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　謨

李端伯所記第一條力闢釋氏說出山河大地等語歷舉而言之至論聖人之道則以爲明如日星及其終也以爲會得此便是會禪至與侯世與講孟子浩然之氣則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十五卷論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黄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下與釋氏較勝負至如所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與陳瑩中論天在山中大畜是芥子納須彌所引釋氏語不一而足如其闢異端之嚴而

記者多錄此何耶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之說者葢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憑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苟徇其說也　謨

問遺書首篇明道與韓持國論禪一段看來韓持國只是曉得那低底禪嘗見范蜀公與温公書說韓持國

為禪作祟要想得山河大地無寸土不知還能無寸土否可將大樂與喚醒歸這邊來今觀明道答它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它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想是持國曾發此問來故明道如此說不知當初韓持國合下被甚人教得箇矮底禪如此然范蜀公欲以大樂喚醒不知怎生喚得它醒它方欲盡掃世間之物歸于至靜而彼欲以鬧底物引之亦拙矣況范蜀公之樂也可何地用之問此等說如何是矮底禪豈解

更有一般髙底禪曰不然它說世間萬法皆是虚妄然又都是真實你攻得它前面一項破它又有後面一項攻它不破如明道云若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别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此語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曾說這箇不是性它也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嘗說這箇不是性你說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它又何嘗說性外有道道外有性來它之說有十分與吾儒相似處只終不是若見得吾儒之說則它

之說不攻自破所以孟子說遁辭知其所窮它到說窮處便又有一樣說話如云世間萬法都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此又是如何今不須窮它窮得它一邊它却又有一邊都莫閑它只看得自家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分曉了却畧將它說看過便見它底不是所以明道引孔子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看這數句幾多分曉也不待解說只是玩

味久之便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無非教也多少分曉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

也要箇聰明底人看一看便見也是快活人而今如

此費人口頰猶自不曉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

它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它修行大故用

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

僩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爲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方子

禪家言性猶日下置器謂輪廻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予彼方子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

上蔡語録中只是録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它們説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〇以下乃記録之疑

伊川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説必記録有悮蓋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見

得恁地確定便有實見得又都閒了淳

先生頗陳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

問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曉未得它本是闢横渠心小性大之說心性則一豈有小大横渠却自說心統性情不知怎生却恁地說

問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如何是體
會曰此必是橫渠有此語今其書中失之矣橫渠云
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却做兩般說渠說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處云心能檢其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
心非道弘人也此意却好又不知它當初把此心性
作如何分橫渠說話有差處多如此可學
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
無適不中故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正

意曰不知所記如何其語極難曉可學

問游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觀其意蓋以中爲理偏爲不周徧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爲是說無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否曰便是它說中字不著中之名義不如此它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遍卻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夾雜王

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資鄒道鄉陳了翁皆被薰染大片說去銖

問自性而行皆善也以下當初必是以同此性而於其上如此分別記録不真了曰然可學

問稱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問心如何有形曰張敬夫極善此二字曰當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少模倣故記如此曰然可學

學者不可以不誠一段不是可學

問內外得一段亦太寬曰然可學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最難此語未敢信恐記者之誤人傑

問遺書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自誠此其它說不同却不曾下格物工夫曰不知此一段如何又問物來則知起似無害但以下不是曰亦須格方得可學

問用方知不用則不知曰這說也是理會不得怕只是

如道家通得未來底事某向與一術者對坐忽然云當有某姓人送簡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則云某心先動了故知所謂用與不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時自因問答去今不可曉要附在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觧中只攬得鶻突沒理會賀孫

問遺書中云聖人於易言無思無為此戒夫作為此句須有錯曰疑當作此非戒夫作為學可

問思入風雲變態中曰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

思亦到節○以下文集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録說是時事

梅臺詩亦說時事璘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爲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元氣會則生聖賢歷家謂十一月朔夜半甲子冬至自是難得遇也砥

問呂與叔問中處中者道之所從出某看呂氏意如何

曰性者道之所從出云爾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義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論其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未安謂道所從出却是就人爲上說已陷了又云中即道也却亦不妨又問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爲一即未安以下云云至安得不爲二乎程先生語似相矛盾曰大本達道性道雖同出要須於中識所以異又問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此段說中與平日異只爲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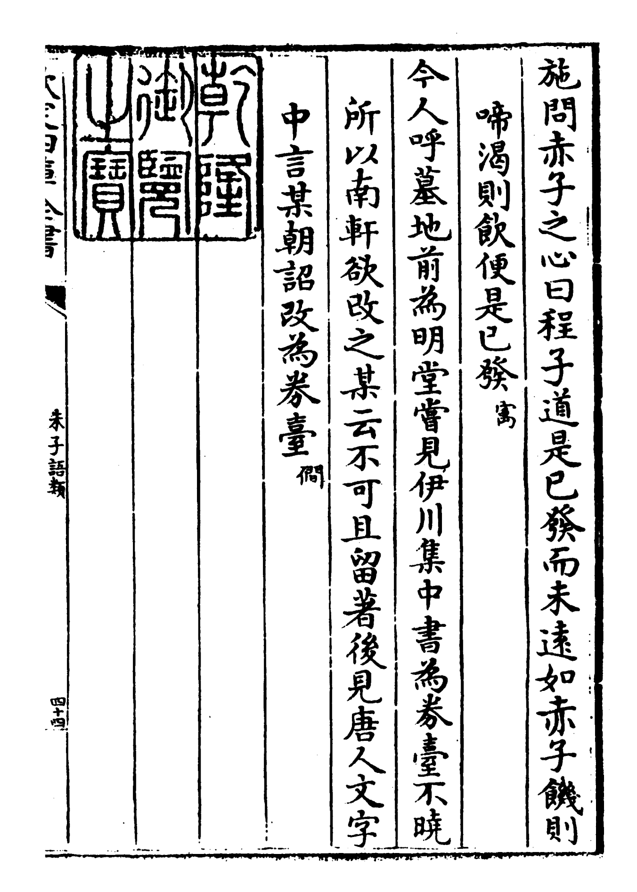
形容中太過故就其既發告之曰然又問若只以中爲性以下云云至却爲近之曰此語不可曉當時問時辭意亦自窘束又問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如何曰有物方倚得中未有物如何倚曰若是當倒說中則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又問中發出則自不雜是要見工夫處故以爲未安曰不雜訓和不得可以訓不純游定夫云不乖之謂和却好又問赤子之心處此是一篇大節目程先生云毫釐有異得爲

大本乎看呂氏此處不特毫釐差乃大段差然毫釐差亦不得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論聖人與叔之失却是認赤子之巳發者皆爲未發曰固是如此然若論未發時衆人心亦不可與聖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說却是天理别在一處去了曰如此說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發時心多擾擾然亦有不擾擾時當於此看大抵此書答辭亦有反

爲所窘處當初不若只與論聖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則自分明又問引孟子心爲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又問引允執厥中如何曰它把做已發言故如此說曰聖人智周以下終未深達又云言未有異又終未覺又云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指爲大本雖如此說然所指又别曰然曰南軒云心體昭昭處分作兩段曰不是如此此說極好敬夫初唱道時好如此說話又問此一篇前項只是

名義失最失處在赤子之心曰然可學

鄭問呂氏與伊川論中書曰呂說大槩亦是只不合將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裏便做病赤子飢便啼寒便哭把做未發不得如大人心千重萬折赤子之心無恁勞攘只不過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謂喜所謂怒所謂哀所謂樂其與聖人不同者只此子問南軒辨心體昭昭爲已發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發南軒又要去討它病淳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寓

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著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僩

朱子語類卷九十七